左氏春秋集說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二

松陵朱鶴齡輯　後學吳江趙亭衢參輯男梓生校字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註桓公篡立欲自同于遭喪繼位者故行卽位之常禮　程子曰桓宣與聞乎弑聖人如其意而書卽位與僖文同辭其惡自見

陳氏傅良曰古者君薨既殯嗣子卽位柩前踰年稱子必類見然後列于諸侯春秋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卽位亦惟桓文書錫命是不特類見之禮廢雖請命之禮亦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卽位而無錫命王室感諷諸侯之意不復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傳公卽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公羊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何爲恭也曷爲爲恭有天子在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有朝宿之邑焉田繫之許者何近許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胡傳鄭旣歸祊矣又加璧者以祊薄于許也　黃氏震曰鄭恐魯助宋不得已而歸魯以祊旣得魯援勢又不可以責償故以璧假爲名而實責償祊也　張氏洽曰簒弒之賊人人所同惡而鄭莊首與爲會故書公會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深罪鄭伯也

桓公受璧以棄朝宿之邑故諱易言假內以諱爲貶葢大惡然後諱也　林之奇曰左氏見隱八年鄭以祊歸魯桓元年魯以許田與鄭又見魯頌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遂以許爲魯地不知詩所謂許周公舊封也春秋所謂許田許國之地也左氏誤以許田爲魯舊地而生易田之說公穀又實之以朝宿湯沐之邑夫文武之子孫孰非有功而親者使皆有朝宿湯沐中國何地以處之此必不然也考之地志今許州古許國也見有許田縣則許田是許之田如邾田之類豈得爲魯地近許之田乎此又不然也况祊地今在沂州瑯琊縣去泰山爲遠安得爲鄭人助祭湯沐之邑借如其說時鄭莊公方强此年既以祊歸魯必欲急得許田何故終隱

之身不歸直待桓公篡立始以璧假之哉又況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許田既有周公廟鄭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亦甚非人情竊謂祊者鄭所侵有之地而特近于魯故歸魯以結魯之援六年鄭既輸平恐魯好未固謂隱可以利陷也乃以祊與之鄭歸而魯入之書入者非可入而入也至許田何以屬魯曰此在隱十一年合齊鄭入許而得之許者也十年伐宋之役本于齊鄭故書暨會齊人鄭人伐宋會者謀出于彼也十一年入許之師本于魯隱故書公及齊人鄭人入許及者謀主于我也然許田近鄭而遠于魯鄭莊私欲得之而未能遽與魯爭一旦桓公弑隱方懼諸侯之討鄭莊乘間圖之名爲璧假實脅取之爾迨鄭莊死忽突爭國內

大亂許叔始得入許復有其國意是時許田復歸于許矣由是鄭人屢出師伐許欲得其地許人至四遷以避之而卒不免爲鄭所滅許鄭之爭田實由鄭莊璧假之故也易田之說此豈可信乎左氏又見經有許叔入許之文乃于隱十一年公及齊鄭入許謂齊侯以許讓公公又以與鄭鄭伯使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葢爲後張本也然鄭之得許乃在璧假之年何得于隱公之時遂有之乎　此說與三傳異然極有理山堂取之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傳結祊成也註公以篡立而脩好于鄭鄭因而迎之成禮于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丘衞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

受祊田令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爲文時之所隱

胡傳垂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

秋大水

註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傳宋華督將弑殤公先宣言十年十一戰皆孔父之爲先殺之遂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　左氏稱孔父嘉杜注以爲孔父名嘉字穀梁以爲孔氏父字不稱名爲祖諱也孔父是孔子六世祖　啖氏云

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後來以孔爲氏亦以于父字耳　愚謂孔父必是字而杜謂之名者蓋以旣名其君于上卽不得字其臣于下此君前臣名之禮也此本劉侍讀之說至杜氏以孔父有罪而名之則于義未允　王樵曰華督黨于馮何問久矣至是因民心内離鄭援外固殺孔父而奪其兵權弒殤公而人莫敢動召馮于鄭立之魯齊陳鄭皆有賂遂相宋公督之本末如此左氏殺孔父取其妻之說蓋謬聞也人臣死君難例書曰及孔父荀息仇牧皆是也而其人之賢否與死之善不善則各存乎其事焉孔父先死而曰及書尊及卑也書大夫死其官也此臣子之分書法之常亦非公羊所謂賢乎孔父之意也以爲足徵乎偷生苟免者

則可耳

滕子來朝

按滕侯稱子杜氏以爲時王所黜夫時王而能黜也豈至有伯哉程可久曰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觀子產爭承事可見滕自以國小不能從侯爵之供故甘心降而爲子其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此說朱子深取之　王樵曰考之于經諸侯降爵惟滕薛杞滕初稱侯桓二年稱子薛初稱侯莊三十一年書伯以爲自降可也杞初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僖二十三年稱子文十二年稱伯而襄二十九年來盟又稱子其升降不一又何耶豈因時王不

能以周班序其常而伯者因得以已意進退之歟觀魯欲覗邾滕

邾滕列國而又爲人私屬二邾皆自附庸升而爲子傳者以爲數

從齊桓征伐請于天子命爲諸侯由是觀之當時諸小國爵名或

自貶或爲時所升降所以稱號無常春秋從其實而書以志王道

之亂不可以一義求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註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之稷宋地　趙氏匡曰

成定也言宋之惡逆自此成以病內也　王樵曰成字諸家之說

恐杜氏爲優魯桓欲爲宋馮華督定其國事而曰吾以平乎宋亂

蓋猶託乎調息之名也春秋因而書之若作成遂之成恐非直書

事實而美惡形于言外之意　李氏廉曰春秋會言其事者惟此

與澶淵盟言其所爲者惟盟亳釋宋公皆聖人特筆著君臣夷夏

之大變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註宋以鼎賂公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于受賂故備書

之

秋七月杞公穀作紀侯來朝

註公郎位而來朝　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

誤爾

蔡侯鄭伯會于鄧

傳始懼楚也註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疏賈逵服虔以鄧爲鄧國潁川鄧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九月入杞公穀作紀

註不稱主帥微者也　林註討來朝不敬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註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傳成昏于齊也　註失不班歷故不書王嬴齊邑今泰山嬴縣經三年正月從此盡十七年皆無王唯十年有　穀梁云桓無王也劉炫規杜以爲闕文　黃澤曰杜釋不書王云失不班歷此實無所見夫不書王者罪諸侯也今曰不班歷則是更貶王室義尊錯謬

王樵曰闕文近是魯史非一手所成桓公之篇舊史失不書王夫子因之而未嘗益四年七年不書秋冬亦然　家氏鉉翁曰桓以篡弒得國懼方伯有討故爲此會以締好于强齊匪媒而苟合不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爲齊侯而親迎迎不以正也求逭弒君之罪而終殞于齊豈非天乎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註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衞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一統志蒲城今大名府長垣縣治　荀子云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劉原父以爲自相命非正也陳止齋以爲相推長也于是齊僖稱小霸(見外傳)黎之臣亦以方伯責衞宣(見詩序)張臨江謂劉說是胥命乃霸者之始　愚按齊衞胥命以後不聞有會盟侵伐之事恐非相推以霸莊二十一年鄭虢胥命于弭同謀納王豈亦相推長乎蓋胥命者相結以言而所結之善惡則存乎其事　趙氏(鵬飛)曰隱公八年齊欲平宋衞于鄭而鄭不從十年齊從鄭伐宋而衞亦從宋入鄭齊衞不過各附其所與未嘗有怨也至桓二年宋遭華督之禍而衞實其所附齊鄭會稷成宋亂而宋已附于齊

是時衛既願得齊之和齊亦欲成衛之好無仇可解何侯于盟故以交相見而書之曰胥命爾

六月公會杞（公穀作紀）侯于郕（公作盛）

程子曰自桓公簒立無歲不與諸侯會盟結外援以自固也　王樵曰杞合作紀傳云杞求成也因討求成事自如此紀魯自是交好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註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

日而以自食爲文闕于所不見日之所在月體不見疏日月異道卒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月高則其食虧于上月下則其食虧于下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

既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註禮君有故則使卿逆　親迎義見隱二年杜氏之說葢執禮有親迎之文而云非定論也　凌稚隆曰按傳云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翬乃弑逆之賊也豈得以逆昏故遂以公子貴之葢翬于是時始爲卿故稱公子爾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註讙魯地齊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己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于魯故不稱夫人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註告于廟也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于讙　胡傳不言以至者旣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于是乎在啟笱之刺兆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註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有年

註五穀皆熟書有年　公羊傳以喜書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註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

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此用穀梁說　張氏

洽曰國之蒐狩自有常處鄭之原圃秦之具囿皆擇山林藪容之

地因從禽以奉四時之乾豆魯之大野乃田狩之地今不于常所

而遠涉于郎地犯害民物蹂踐麥苗所不免矣故特書以譏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註宰官渠氏伯糾名也　書官書氏又書名不可曉公穀謂伯糾

字也劉氏胡氏張氏皆曰伯爵糾名也　趙伯循曰若如杜言代

父攝行卿事則當依仍叔之子爲文何得加名故知爲貶　愚按

公羊云宰渠伯糾天子之下大夫也據此則稱名非貶諸家必以

爲冢宰故有貶之之說又云貶其以六官之長下聘弒君之賊若

然則夫子脩春秋爲一成之見矣　註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歳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　朱子曰桓公兩年不書秋冬史闕文也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濶矣

成何議論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註未同盟而名者來赴以名故也陳亂故再赴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趙氏匡曰左氏云再赴令果再赴夫子亦當詳定其實日何乃總載之乎且傳云公疾而難作此文亦擽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爾　朱睦㮮曰

甲戌下疑闕陳佗殺其君之子免八字不然明年殺佗事無由起
也按此說甚有理

夏齊侯鄭伯如紀

傳欲以襲紀紀人知之註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
告故書　張氏洽曰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吞噬
小國自隱三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間二國
爲一伐宋取郜防入郕入許今又相與謀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
侯多爲計以謀自免于難而卒不能止齊鄭貪噬之心至莊五年
使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去國然後快于心故春秋之初小國困
于强暴者二君之罪居多春秋書如紀若實朝于紀所以抑强暴

惡譎詐也　吳氏澄曰許近于鄭杞近于齊鄭欲得許與齊同謀之而卒得許齊欲得杞與鄭同謀之而卒得杞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註仍叔天子之大夫稱叔之子本以父字幼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疏蘇寬從公羊穀梁之義以爲父老來聘非必父沒此子來聘傳雖不言聘意當是爲伐鄭而來告魯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註齊鄭將襲紀故　高氏閌曰文姜享齊侯于祝邱則祝邱齊魯兩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註王自爲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

王師敗不書不以告　程子曰王師于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于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胡氏瑗曰王者無敵于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言伐而不言敗也茅戎書敗者夷狄非有禮義王者不畜也王師非王親致討故敗而書之　顧炎武曰王師敗不書非不以告也不可書也爲尊者諱

大雩

註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　雩夏祭以祈甘雨若旱則又

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螽

註蚣蝑之屬爲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

註不書奔以朝出也爲下實來書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張氏洽

曰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内之地河内州縣也左氏乃云淳

于公杜注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昭元年傳城淳于或云因州公

不反國爲杞所并遂以淳于爲都未詳孰是

六年春正月寔來

傳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註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言奔則未行朝禮言朝則不復其國故變文言寔來

胡傳寔者州公名也 湛若水曰寔之爲州公名未有所考左氏公穀皆未有明言胡傳云特因程子之說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穀作郕

傳紀來諮謀齊難也註齊欲滅紀故來謀之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按成邑在鉅平郕國在東平杜氏註甚明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北寧陽縣境內郕國城在汶上縣北二十里此可證也說文云郕孟氏邑在太山鉅平縣東南是誤合成邑與郕國爲一矣應正之

秋八月壬午大閱

註鄭忽怒魯從周班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疏大閱禮在仲冬今農時閱兵必有所爲

蔡人殺陳佗

註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也佗弒太子自立不能有其國故書陳佗

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許以討賊者廣爲善之塗也

愚按蔡人殺陳佗惟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夫佗之篡立已踰年矣蔡人卽欲立厲公佗何以忽然被殺公羊云佗外淫于蔡蔡人殺之穀梁云佗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是陳君也殺之考之史記則數如蔡淫爲蔡所

殺者乃陳厲公事葢太史公誤以陳佗事屬厲公也史記與公羊合穀梁與公羊稍異恐傳聞之訛耳陳佗之惡與衛州吁同陳人不能如衛人殺州吁使蔡人不加討則終以爲君矣春秋以討賊之辭與蔡者所以深責陳人也歟

九月丁卯子同生

註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于策不稱太子者書始生也　汪琬曰子同子赤皆適夫人所出也春秋于子同則書所生于赤則沒而不書何也聖人之意若曰文姜雖名淫佚而子同實吾君之子也書之所以正周公之裔决後世之疑也朱子曰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

年子同生十八年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冬紀侯來朝

趙汸曰紀近齊而娶于魯齊欲襲紀是年夏會成以謀齊難公不能救今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又告不能無何紀姜歸爲王后而魯主其昏葢魯爲紀謀謂齊必不敢滅王后之家齊僖故終身不復圖紀其後紀卒亡于齊魯亦無如之何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註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譏盡物故書疏沈氏以周禮仲春火弊謂夏正之仲春也今周二月乃夏之季冬故譏其盡物說亦通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註不總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疏服虔曰穀鄧密邇于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遠朝弒君之賊故賤而名之

趙汸曰傳言賤之杜氏謂僻陋小國禮不足故按來朝小國如滕薛邾杞史皆不斥其名穀鄧既以侯伯成禮復賤之而書名非人情也以當時事理推之穀鄧于魯交好不通事無本末二年蔡侯鄭伯懼楚而謀于鄧穀鄧二君亦以懼楚故始來朝上國旋即滅於楚不復再見故書名以詳之也　愚按一統志穀城在襄陽府穀城縣西北五里古穀國鄧城在府城東北二十里古鄧國二年杜氏註在潁川者乃鄧地非鄧國也春秋書名之例有惡其人

而名之者亦有詳其事而名之者此穀鄧二國恐當如子常說

葉石林云穀鄧至魯有千四百里之遥其間越蔡越許越陳越曹

越宿及邾而朝于魯葢爲楚所偪失地而奔也諸侯失地名故書

名此說亦有理但九年傳云楚鬬廉大敗鄧師則鄧侯此時尚未

失國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註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　邵寶曰

周正月夏之仲冬也烝行冬事未爲非禮當時必有以春與之志

不時爲說如穀梁所云者故五月又烝五月夏季春也其不時抑

甚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註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黃氏震曰桓公卽位不朝而天子之使三至周之無政甚矣然其來聘必各以事木訥曰家父此來益謀紀昏也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冬十月雨(于付反)雪

註今八月也書失時

祭(側界反)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註祭公諸侯爲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

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卿不書舉重畧輕疏公不獨行必有卿從卿不書舉重畧輕也知非卿不行者以傳云禮也釋例曰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知祭公如紀時亦有卿卿不書舉重畧輕也　劉氏敞曰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祭公逆后于紀使我主其禮也　戴氏溪曰紀魯甥也故諮謀于魯而行　趙汸曰凡昏皆賓主相對行禮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天子娶于諸侯與王姬下嫁皆使同姓諸侯主之時桓王娶后于紀命魯主昏先使家父來聘則其事前定矣既已納幣契成故祭公來受辭于主昏者而往逆后于紀皆禮之宜也天子不自主故祭公不稱使成使于我故言遂諸家泥常事不書之說訓

書來書遂爲非常于是譏祭公罪魯紀而議及天王坐以虛文說經不以天子昏禮推原之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註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伸父母之尊　何以不書王后未至京師也未至京師則未成乎昏也然則往年何以書祭公逆王后此臣子辭也成乎君命也逆者成乎后則稱王后歸者未成乎婚則稱季姜咸有義矣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音亦又音夜）姑來朝

註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　程子曰春秋之時君有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胡傳禮世子攝其君朝聘以皮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于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以行急述職也諸侯間于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旣有疾何急于朝桓而使世子攝哉　趙氏鵬飛曰使不幸未還而曹伯卒則國非其國也故伊川云此取危亂之道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衞侯于桃丘弗遇

註衞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

邱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　張氏洽曰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誤桓公至桃邱耳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傳鄭忽有功于齊而魯爲班後鄭鄭怒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之

註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用周班惡三國討有辭　張氏洽曰以無辭伐有辭罪在三國特書來戰以示外有罪則爲主之例胡傳云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王樵曰桓初簒立即結鄭齊以自固至是不知何以相失衛與公爲會期亦不知爲何事中變而更與齊鄭齊僖鄭莊皆喜亂之人也其事端在齊鄭可知　季本曰是時齊欲并紀而與鄭衛合黨魯則專意援

紀者也三國之來戰蓋為此爾其曲在彼可知　趙伯循疑魯以周班後鄭小忿也何至興師即興師豈有經五年之後方合諸侯圖報者　愚謂周班後鄭事雖已久釁由是生而中間必更有故季說疑得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註惡曹地闕　陳氏傅良曰此戰郎之諸侯也曷為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畧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亦抗子突而自立自有參盟莫甚于惡曹故畧之而不爵也　黃氏震曰三國既來戰又為此盟以謀魯也後齊僖鄭莊衛宣終其身不與魯通則斯盟固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註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　按五年傳祭仲足爲左拒知祭仲名足仲其字也　陳氏傅良曰祭仲以命大夫專廢置君曷爲從其恒稱而不名春秋之襃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于辭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其爲辭也詳矣　汪琬曰突之以庶奪嫡其禍皆仲爲之也公羊曰古人之有權者祭仲是也仲可謂之權乎劉氏云仲之義宜效死勿聽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二皆不能

而出其君以立不正春秋之亂臣也

突歸于鄭

傳鄭莊公初娶鄧曼生世子忽又納宋雍氏女生突忽既嗣立雍氏誘鄭祭仲而執之脅以立突于是突入而忽出奔註突厲公也

爲宋所納故曰歸文連祭仲故不言鄭　穀梁傳突賤之也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胡傳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明小白宜有齊也突不係之鄭明不當立也不當立則何以書歸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一順辭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辭一逆辭也

鄭忽出奔衛

註忽昭公也昭公既葬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　陳氏傅良曰忽係鄭而突不係鄭以突爲簒也　王樵曰宋之脅祭仲出忽立突卽莊公之爲也夫寵庶疑適亂之本也莊公多內寵故祭仲語忽以子無大援將不得立謂鄭國之禍非莊公爲之忽之不立非莊公致之可乎刺忽云云鄭夫之言也胡氏取之誤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註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闕　按蔡叔與十五年許叔爲類乃字而非名也胡氏云諸侯之兄弟例稱字舊注失之　張氏洽曰自去年魯與齊衛鄭爲仇桓公欲合黨以敵

之于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誠慤相與之心又以大夫盟三國不足恃以爲久故又與宋公屢會以堅其交　内大夫專伐自無駭始内大夫專盟自柔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音扶鍾公作童

註夫鍾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口暫反

註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王樵曰郎之戰主兵者鄭魯于是結三國以圖鄭而其重在宋也葢鄭莊已沒宋脅祭仲立突魯素與忽有怨忽嘗請師于齊伐魯故助突而合于宋又屢爲會以要之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公穀作紀）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毆蛇按曲有匜音蛇有虵音又池蛇俱有沱音巷字音兩通）

註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　程子曰杞侯皆當作紀隱二年紀莒盟于蔑是時紀謀齊難故桓公與之盟莒以要之（紀莒皆魯東鄰）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註穀邱宋地燕人南燕大夫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公爲此盟欲平之　黃氏震曰穀邱傳作句瀆之邱乃鄭所取故戴國之地會于此盖侯鄭而鄭不果來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註厲公也史記誤以陳佗厲公爲一人考春秋陳佗先死厲公自名躍不書葬魯不會

公會宋公于虛

註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註龜宋地　張氏洽曰宋之納突也求賂而後使之入突不能償其責言遂成仇隙桓公欲平宋之急屈已往來宋地與之爲會不知人心不親非屢盟數會之所能回也故春秋詳書以示譏　汪氏克寬曰桓公固爲屈辱然以會宋爲辭則宋公有志于會盟矣蓋宋之會魯將以求賂于鄭而魯之會宋將求爲鄭免其賂是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木訥曰桓嘗賂鄭許田以求定位又嘗受宋督之賂器以成其亂安能使宋之不責

賂于鄭耶　愚謂時鄭突篡忽欲求善于魯以爲之援而魯桓以郎之戰憾忽又欲求好于突而以恩結之是以汲汲于平宋如此耳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註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　王澤曰是時桓公欲平鄭于宋故一歲之内三與宋公會盟及龜之會宋公不從而後公與鄭伯盟于武父此魯鄭伐宋之本也故武父盟畢遂及鄭師伐宋戰于宋戰未得志故復有明年二月之戰謂紀與齊譬而戰者穀梁臆度之詞非實事也　張氏洽曰公自龜還遽會鄭伯而謀伐之此豈與人交之道蓋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紛紛離合惟利是從頻盟瀆信止以長亂春秋詳書之以著其罪也

許氏翰曰王政不行諸侯自擅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觀桓十一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霸統興而諸侯聚于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予桓文

丙戌衛侯晉卒

註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孫氏復曰再書丙戌羨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註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也傳例曰皆陳曰戰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　胡傳書伐宋又書戰于宋兼責魯桓也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趙汸曰胡氏之言雖是然宋之戰宋本首惡非無罪也其書戰于宋乃

史氏錄內之法辭蒙及伐以內爲主與他變文不同　李氏廉曰宋莊之得國鄭力也鄭厲之得國又宋力焉其類同則其交宜固矣然宋莊之立華督之相于稷之成以齊魯陳鄭之皆有賂故也今宋以已之前日望鄭而不副遂至于伐戰春秋書郜鼎之取以見宋魯鄭之交以賂合書戰于宋以見宋魯鄭之黨以賂離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傳宋多責賂于鄭故立突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與字衍文　註大崩曰敗績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　黃氏震曰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

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胡文定以爲齊合三國攻紀魯鄭援紀而與之戰劉侍讀以爲前年我師及鄭伐宋故宋今來報怨益因經文先止書會鄭紀次書及之戰者四國而不書戰地故諸家各得爲之辭孫泰山胡安定則皆謂齊以郎之戰未得志于魯今因宋鄭爲仇故率宋衛燕來伐魯魯親紀而比鄭故會紀鄭以敗四國之師不書地戰于魯也此說視衆說尤詳　愚按此役用師者凡七國魯紀鄭一黨而魯爲之首紀則懼齊欲滅之者也鄭則怨宋之責賂者也魯則紀其自出鄭其所黨故書公會紀鄭此魯爲首也齊宋衛燕一黨而齊爲之首齊衛于魯有戰郎之怨宋于魯有戰宋之怨燕則比宋興兵謂魯穀邱之盟爲不信而齊則謀

滅紀又德鄭忽而助忽攻突且怒魯之屢盟以平突是齊于魯紀鄭皆有憾故書齊爲主兵此齊爲首也郭定襄云經文本自明白傳比經增一與字似謂魯紀鄭齊同戰宋衛燕矣苟如此下文何以書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乎　趙汸曰戰于宋不言敗績者勝負相當也主客之怨未已宋借助於齊衛燕而魯亦援紀以益鄭不復相侵伐惟刻期一戰以決勝負焉若存戰地則與戰于宋疑若兩事然經故沒其戰地通前役以見之則宋莊魯桓反覆規利忿兵相加齊僖衛朔同惡相濟罪無不明而所戰之地亦不足詳矣　王樵曰紀侯爵故序鄭上非以紀主兵也胡傳罪紀恐未是　愚按不書戰地子常之說得之若戰於魯則必書其地矣左

氏以爲後期必不然　顧炎武曰杜氏云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

非也愚謂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註脩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　趙氏鵬飛曰鄭突以責

賂怨宋所與者魯而已前年因魯敗宋德魯尤深故春會公夏又

來聘會于曹曹亦與焉高氏謂鄭伯欲結曹好故公往會之也

無冰

註書時失

夏五

註不書月闕文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作禦

蘇氏轍曰凡外大夫來盟於我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註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

乙亥嘗

註先其時亦過也疏云八月建未未是始殺故云先其時　趙氏

匡曰左氏云書不害也按八月嘗非時矣又以災之餘而祭譏不敬也非爲不害而書公羊曰不如勿嘗而已矣按有災當恐懼修省而改之何得缺先君之祀乎　鄭氏樵曰廟祀必十日戒享越三日而嘗則粢盛已出廩乙亥嘗非災之餘也然則嘗常事爾何以書爲御廩災不害而嘗故書左氏得之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傳報宋之戰也註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張氏洽曰宋以突之入用其寵而背之且至見伐積其憤怒乞師齊蔡陳衛以伐鄭益師雖四國之賦而左右死生惟宋人之爲聽故書曰以以罪之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傳祭仲專突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其謀以告祭仲仲殺雍糾突乃出奔註突既簒立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盜賊之計故以自奔爲文罪之也　突之出祭仲逐之也何以没而不書

陸氏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必其自取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澄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文所以警乎君也　高氏閌曰前年蔡從宋伐鄭矣曷而奔蔡曰

宋人以蔡伐鄭蔡聽命焉蔡之於突實無憾　穀梁云書名奪正
也愚謂突忽並爭不書名何以別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註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　陳氏傅良曰世子
忽卽昭公也已居君位而復稱世子者明突之篡也　邵寶曰鄭
忽繫之鄭當有國也其出奔衛不稱世子此曷為又書世子突既
卽乎其位伯固突所當稱也忽又伯焉則是兩伯者未知正之所
在也故忽稱世子世子固忽之所當稱也伯有不正而世子無不
正世子在此伯在彼伯立於强援可廢世子定於初生不可易也
稱世子而鄭伯之位定矣　王樵曰諸家說春秋泥爵名人為子

奪故多王於鑿惟朱子謂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如鄭忽突之事可見突之據國魯桓輔之數與諸侯盟會稱鄭伯矣故書曰鄭伯非予其爲諸侯也忽雖正適未踰年出奔後雖乘亂復入而不與諸侯盟會無可見不久即爲人所弒當時依其故稱曰世子突而已故春秋亦因其實而書之說者泥爵褒貶之例未免文致忽之罪而以爲力不足以居國故不成乎爲君其害義而傷教亦甚矣豈春秋之旨乎　愚按程子謂春秋止書鄭忽不以忽爲君也此說殊非夫春秋書鄭世子忽則國固忽之國也立不一時而爲突所逐歸國二年旋爲高渠彌所弒中間不書鄭伯非故絀

之也生不同盟死不赴告孰從而書之春秋此類多矣杜氏譏忽守介節而失大援父沒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此蓋爲謀國者左袒也伊川宗何亦踵其失乎

許叔入于許

註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

公會齊侯于艾公作鄗穀作蒿

傳謀定許也　李氏廉曰許之失國本鄭莊欲滅而併之故糾合齊魯爲入許之役又以三國共利難於獨專及齊魯遜而不受不

得不假許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實許地已入於鄭矣今許叔乘鄭亂以入而齊魯會艾以定之葢鄭莊方强則二國挾鄭以爲利鄭莊既沒二國又定許以爲名會艾之謀豈非自解其入許之非己意乎　黄氏震曰初與鄭人許者齊魯旣以許與鄭者亦齊魯今謀定許者又齊魯二君非能葢前人之愆者魯本與突許實怨鄭定許所以撓忽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註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朱子曰書人恐只是微者然朝非微者之禮而有書人者此類亦不可曉　杜諤曰三國班見

所以賤而人之杜元凱以爲附庸世子安有三國同時遣世子耶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音歷

註櫟鄭别都也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　趙氏鵬飛曰鄭突入櫟衞衎入夷儀皆未至於國鄭突名而衞衎不名衎書復歸於衞而突不書復歸於鄭此正不正之辨也衞衎之出國固其國也林父逐之而立剽不正也突之出國非其國乃篡也其入櫟將迫兄而出之謀再篡也衎書入衞明衎之當有衞也突不書入鄭明突之不當有鄭也　張氏洽曰昭十一年申無宇曰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盇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亂之所生也經書突入於櫟而自此以後忽亹儀之事皆不書者書

櫟所以見大都耦國旣入於此則能制鄭國之命與入其國都無異又以見忽亹儀之爲君微而不足紀春秋所以爲簡嚴之書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呂氏反伐鄭宋公上公羊公作侈有齊侯

傳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註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而後伐也伐忽而納突　王氏葆曰四國會於宋之袲則宋爲主兵突宋莊與鄭突始恩中讐今又主兵納之其伐之也欲責其賂也其求納之也又懼無所得也自突入櫟公與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他賄故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傳謀伐鄭也註前年冬謀納鄭厲公不克故復更謀之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註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葢後至　呂氏大圭曰杜云後至非也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强弱目前利害爲先後不復用周班也　張氏洽曰魯桓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爲突謀乃水流濕火就燥之意故自冬及夏悉力伐鄭復因同惡之合陵蔡侯而居其上春秋比事直書以見當時强衆之凌暴寡弱可畏如此　高氏閌曰春與曹謀之曹人不從今又與陳同伐突善結諸侯故也宋初伐突期於服突而已不期忽之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於宋故宋又連年伐忽而納突鄭之亂宋實爲之故以宋首惡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註用飲至之禮故書

冬城向

註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卽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而節前水星（定星是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方欲向中實未正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總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　汪氏克寬曰凡書城未有繫月者城築之事非可月成也然周之十月十一月皆農收之時戒事於冬而以春正月畢工則無妨農之病

矣　趙氏鵬飛曰此向即隱二年莒所入之向也其後爲莒所併

地在魯莒境上故城之魯莒之爭自此始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傳衛侯立四年左右二公子惡其譖讒伋壽殺之故逐之而立黔牟註惠公也朔讒搆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陸氏淳曰春秋失地諸侯皆名之公穀強生義非也　王樵曰公穀皆謂朔獲罪於天子是時王靈不振不發小衆與召而不往天子豈遽能討愶朔而使之出奔哉蓋謀出之於洩職二公子而王與聞之所以後來有王人救衛之舉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註黃齊地　王樵曰黃紀地後屬齊今登州府黃縣　張氏洽曰公十三年會紀敗齊以恭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乎又與齊謀納朔是一動而二失也　王樵曰是時衛朔在齊納朔齊志也以是會魯而魯因欲以平紀其後齊卒納朔而紀不果平蓋齊志在滅紀特以虛言役魯而魯爲所愚爾

二月丙午公會(公穀作及)邾儀父盟于趡(趡翠軌反)

傳尋蔑之盟也註趡魯地　汪氏克寬曰下書伐邾則趡盟不待貶而惡自見矣隱桓皆盟邾而背盟皆以宋故刑牲詔神曷貴乎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穀作郎)

註奚魯地　按傳云疆事也又明年正月公會齊侯於濼則齊魯

之怨未深其非公與戰明矣王氏箋義云不言及者主名羈吏得

公命與戰微者故不書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註季蔡侯弟也蔡桓侯無子故召季於陳而立之書字以示得衆書歸以明外納莊十一年經書獻舞卽蔡季也　何氏休曰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季辟之陳封人卒歸奔喪無怨色故賢而字之　按何氏說以季與獻舞爲二人與杜氏異劉原父云季之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是以見貴於春秋胡康侯張元德諸家皆從其說然諸侯之弟例書字書蔡

季與前書許叔同以為賢之而稱字者過也

癸巳葬蔡桓侯

註稱侯葢謬誤　朱子曰稱侯只是文誤不必從請謚之說吳氏澄曰雖子男之君未有以謚配爵者或謂能請謚非已

及宋人衛人伐邾

傳宋志也註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註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為例　傳云不書日官失之也謂日官失其甲乙之日　趙氏匡曰此說非也日不書或史

官失之或年深寫誤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濼盧篤反

註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註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旣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　蘇氏軾曰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爲文姜不足譏而深傷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傳齊侯通於文姜公謫之以告齊侯因享使公子彭生殺公註不

言莊諱之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註告廟也　張氏洽曰春秋書魯見弒之例有二在內則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求之此先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不得其死昭然矣

啖氏助曰經書公與夫人如齊而不言夫人之反以下文孫于齊見之蓋夫人從公喪而反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王樵曰朱子發明弒賊不討不書葬之義諸家所不及然則在內

不書葬者示臣子急于討賊之意在外書葬者譬在外勢或未可以遂討難于久暴露其親葬者權也必討者義也不討則義猶不葬也非許其可緩也

左氏春秋集說卷二終